



孤女魂

单学鹏



孤 女 魂

单 学 鹏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25印张 133千字 插图1

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67·462 定价：1.15 元

ISBN7—5014—0040—7/I·7

印数：00001—33000 册

舅舅从香港来……（ 1 ）

目 逆女……（ 48 ）

哥哥下台以后……（ 62 ）

录 孤女魂……（108）

舅舅从香港来

小 序

.....

原告：姜玉茜——女儿。

被告：童 芳——妈妈。

.....

开庭审判的消息，伴着呼啸的海风，传遍滨海市的大街小巷。这桩奇案，经过口头传播者的再创作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议论和极大兴趣。

姜玉茜拖着沉重的双腿，走在曲曲弯弯的去法庭的路上。这是一个十分秀气文静的姑娘。她细条条的身材，文文静静的长相，蛋形脸盘如同一朵盛开的牡丹，那双杏眼似两汪清澈的泉水，鼻子有点上翘，嘴角有些下弯；她穿着打扮很入时，洁白的高跟鞋，素雅的银灰色筒裙，系着胸带的碎花衬衣。乍一看，那乌黑的长发高叠的顶心，犹如飘浮着的层层云朵。此刻，她神情阴郁，面色略显苍白，眼睛红肿得似一



对樱桃。但是，从姑娘紧咬着的嘴唇上，却透出了一股不屈不挠的顽强神采。她吃力地提着个大网兜，那里边装满苹果、香蕉、罐头和点心。这都是带给受审的妈妈的。她很清楚，妈妈的罪行是严重的，依法律起码得判有期徒刑三年以上。一旦作证完毕，她就请求将这些食品交给妈妈，同时还要抱住妈妈大哭一气，解一解自己心中的苦闷。然而，一直到现在，她并不因为控告了妈妈而后悔。

海浪冲击着礁石，使沿海马路都打起了哆嗦。辽阔的大海里，山峰般的浪尖上，国内外的远洋货轮响着汽笛，风驰电掣般驶出和驶进港湾。

姜玉茜踽踽独行在马路上，行人从她身边闪过，都要扭脸望望这个相貌不凡的姑娘。一些认识她的人，多半还向她投来讥笑或愤懑的目光。这使姑娘心如刀绞，往事随着泪水汨汨流淌……

一

烈日炎炎的盛夏，把海风的凉意都吞噬了。这天下午，姜玉茜踉跄地回到家，扔下精美的提包扑倒在床上就呜咽起来。妈妈童芳闻声，丢下兄弟童文浩从香港寄来的照片，惊慌万状地奔进姑娘的住室，扳着女儿的肩膀问发生了什么事。女儿周身颤抖，哭得十分伤心，扭动着身腰不回腔。妈妈直了眼，兄弟即将回国的喜悦一扫而光，一时间没有了主心骨儿。童芳是一个看上去四十出头，实际上已经五十朝外的中年妇女。她中等身个，白净脸盘儿，眼角上的扇面皱纹

还不明显，满头乌亮的黑发没有一根花白的，一看便知年轻对比现在的女儿还要漂亮。她性情绵柔，张口细语和声，没见过她跟谁生气发火，她在海关工作多年，没跟任何人红过脸儿，所以很受同事们的敬重和爱戴，大概就为这一点吧，她年年被评为模范工作者。而她自己为保持这个光荣称号，也处处谨小慎微，从不干半点越轨出格的事儿。不过，谁要想让她吃点亏，那也是不太容易的，她会用和善的笑脸找回来。她还称不上老干部，一九五四年中专毕业，婚后当了两年家庭主妇才出来工作的。在家里，对女儿的溺爱，似乎有些过分，要星星决不给月亮，真是头顶着怕摔了，口含着怕化了。也难怪呀，就这么一棵独苗苗嘛。如今，她见闺女哭成泪人儿，比揪自己的心肺还难受。她望着女儿，稍打了个沉儿，冷个丁打个寒战，一下意识到闺女为啥这么伤心啦。顿时，她的面色也苍白了，用颤抖的双手抚摩着女儿的脊梁，胆怯地问：“你……你倒是吐声响的呀，啊！”

“公布……公布了录取分数线……”

“考取了没有？——”

“差……差0.5分，呜呜呜……”

“啊！——”童芳的身子一抖，坐在闺女的床上，泪水也刷地涌出眼眶。

室内象深夜的荒郊那么寂静。母女低沉绝望的啜泣，似飞旋的钢刀削绞着两个人的心。穿街越房的海风，变作一股烤人的热浪，摇曳着敞开的玻璃窗，不时发出一阵噼啪声。间或传来的火车和货轮的笛声，也没给这儿带来丝毫的生气。娘儿俩的身心，如同坠入了万丈深井。

姜玉茜本来早已有了工作。开始在码头当清洁工，后来

经童芳多方奔走，换成杂货区的理货员。但是，妈妈仍不甘心，终日风吹日晒太辛苦，细皮嫩肉的闺女怎么受得了？尽管女儿没诉过苦，做妈妈的也能体察得到哇。年轻人出马一条枪，妈妈不关照谁关照？更主要的是，童芳觉得女儿天资超人，安于干这种工作不是断送了孩子一生的前途吗？于是，她说服了女儿，并为女儿创造了一切必要的条件，一连三年复习功课报考大学，第一年差5分没被录取，第二年差1分没进校门，而今年竟只差0.5分……童芳的心碎了。事情的严重性在于，明年姜玉茜已超过高考年龄……

童芳希望女儿进高等学府的决心，要比姜玉茜本人的愿望大一千倍。希望女儿出人头地，是她多年为之奋斗的目标。当姜玉茜还在跳皮筋的时候，童芳的爱人姜辉一夜之间被“确凿”的证据打成叛徒。她尽管与爱人的感情极好，为使孩子洁白的身上不落污痕，还是跪在姜辉的脚下恳求离婚，以保证小玉茜的绝对清白——虽说小玉茜的老舅童文浩现在海外，可童芳从来也不承认世上还有一个弟弟，逢人便说他已经早死了。甚至写血书向组织下了保证，声言如果有这门亲戚可以开除她的党籍——姜辉含泪答应了童芳的要求，时过不久就离开了人世。童芳虽然万分内疚，暗暗哭过多次，可一见小玉茜似碧玉那么无瑕，心灵上也算获得了安慰，觉得自己是问心无愧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有几个“根正苗红”的男人向她求婚，她也曾暗暗喜欢上一个姓宋的副局长，但是为了不使女儿落上“带犊”的丑名，咬着牙关把刚刚萌发的爱情埋入心底。她并不想独身过一生，只希望在女儿获得某种专业技能之后，再随便嫁给一个什么人，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和精神上有个依靠就行了。总之，她时时事事

都在为女儿着想，女儿的成败与否跟她的荣辱息息相关。玉茜与其说是女儿，还不如说是生命和精神支柱更确切。平日察觉闺女身上掉根汗毛都心痛得打颤哪！

十多年来，母女相依为命。女儿终于出落成引人注目的大姑娘，这对寡居的妈妈该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啊！她一向认为，只有女儿满身荣耀了，当妈的站在人前才会受到尊敬。然而，她对女儿现时的工作却十二分地不满意，既学不到技术又低人一等，成年累月泡在日头毒海风硬的码头上，再干上十年又有啥出息？基于这些考虑，她为女儿请了家庭辅导老师，宁肯自己一天三顿吃窝头啃咸菜，也要让闺女飞黄腾达……兄弟童文浩的突然来信，使她一惊又一喜。他还活在世上，并且生活得很如意，不久就要来大陆探亲和洽谈贸易；这使童芳萌发起一种假想，能不能借助兄弟的力量为女儿办些事呢？如今的海外关系已经不是一种灾难，而是名副其实的荣耀……

姜玉茜理解妈妈的心情，对妈妈的苦心非常感恩，因此用顽强的意志控制着妙龄姑娘爱玩的天性，下班回来坐到书桌前卖着拚死的力气。当然，她在实际工作中，也深深感到自己的知识不够用，成为她干好理货业务的一大障碍，特别是数学这一关，理货业务上用得最多，甚至愁得暗自抹眼泪，这也是她发奋学习的一个重要原因。虽然两年没考取大学，但她在妈妈的爱抚和催促下，仍然继续刻苦学习，准备考学的横心没减分毫，甚至觉得今年是手拿把掐的了。

可是，一个0.5分，否掉了妈妈的理想和女儿的努力，怎么能不使母女伤心落泪呢？在去年只差一分的时候，童芳抱着一线希望去找老领导市委组织部柯副部长，并且暗示如

果能让玉茜进入大学，毕业后可以嫁给他的小儿子柯二沛；柯副部长很喜欢姜玉茜，当时确实动了心思，怎奈评卷、复核天衣无缝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插不进手去。更出童芳意料的是，这一招竟给女儿带来了麻烦，闻着风声的柯二沛借波游水，紧紧咬住玉茜姑娘不松口了。柯二沛在外轮上当理货员，小伙子相貌端庄，一表人材，经常跟姜玉茜打照面，早就朝思暮想地喜欢上玉茜姑娘啦。而姜玉茜呢，知道他是柯副部长的儿子，八成出于敬重和惧官两种心理吧，也不好意思生硬地怠慢他，结果便形成若隐若现的局面。柯二沛则认为姑娘在跟他谈恋爱了，乐得逢人就讲。

日头老爷早已移过窗口，母女俩谁也没有心肠起身去烧饭，仿佛天地日月都暗淡无光了。妈妈本想安慰女儿几句，可又觉得此时此刻讲什么都是无济于事的。姜玉茜伤心的不完全是那个 0.5 分，更多的考虑是对不住把一腔热血都倾倒给她的妈妈——从她自身讲，两年多的拚搏，确实学到了不少知识，毫不夸张地说，已经象个名副其实的高中毕业生了。同时，她已把学到的东西，用到现在的工作中去啦。比如外语，已能直接与外国海员会话，数学计算也比刚开始工作时提高效率四五倍了。不过这些是不被妈妈看重的，妈妈希望她的是……

又过了许久，还是饱经世故的妈妈先开腔了：“玉茜，心里头窝憋的慌，就可着嗓儿哭一场吧，啊！”虽是劝说女儿，她自己倒先哭响了。

姜玉茜一头扎进妈妈的怀里，娘儿俩又抱头痛哭起来。就在这个当儿，忽然打院里传进一个陌生的声音：“请问，童芳是住在这儿吗？”正在抽噎落泪的母女，慌乱地抬起脸

儿，惊愕地朝外望去。

二

锦毯般的沙滩，被透明的海浪一舔，发出一种奇妙的音响，让人听着，甭提有多惬意了。每当姜玉茜心情好的时候，上下班宁肯多跑一大截路，也要沿着海边赤脚蹚蹚这段细沙。据说滚烫的沙粒能够预防和治疗脚病。今天的姜玉茜，又恢复了爽朗活泼的天性，0.5分的烦恼已被悦耳的海涛卷走，留下来的只有美好的向往和乐不可支的喜悦。这一突变，是从海外归来的老舅童文浩带给她的。

就在母女抱头痛哭的时候，身着西装的童文浩出现在院里。童芳一眼就认出来，这是阔别二十多年的兄弟——依然活在世上的童文浩。她愣住了，眼直了。而她脑海的飞速旋转，使她吊起来的心又平稳下去，“海外关系”这个字眼已跟“罪恶”毫无相干了。于是，她没顾得上擦净眼泪，就急急火火地迎了出去。童文浩虽已五十出头，由于保养和穿戴得好，倒象三十岁刚过的小伙子。满身的香水气味相当浓烈。姐弟俩拉住手，激动得久久讲不出话，喜泪顺着鼻沟刷刷流淌，真可谓百感交集呀！一直到玉茜姑娘的出现，才使他们找到了出口的话题。在妈妈的指引下，姜玉茜向老舅问了好鞠了躬，并把老舅沉甸甸的皮箱提进屋里。顿时，沉闷的住室，被欢声笑语冲破，腾起了洋洋喜气，仿佛刚才并没有发生母女痛哭的情景。

童文浩谈吐文雅，举止潇洒大方，每当张口脸上先堆满

笑容，给姜玉茜的第一印象非常好。姑娘做梦都没想到，自己会有一个这么体面的舅舅，——妈妈从来没讲到过这个人，也没说过有这样一门亲戚，而她过去对“海外关系”也是深恶痛绝的——几句家常话过后，童文浩顺手打开皮箱，一边往外拿东西一边说：“大姐，这些年难为你支撑这个家呀！我十几岁离开的时候，爸爸和妈妈……嗨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……我在海外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你们，总想表示一点心意又怕给你们带来麻烦。如今好了，国内实行开放政策，我这个游子可以投进母亲的怀抱啦。……”童芳背过脸去哭了。童文浩眼里含着泪花，一次又一次地劝说，童芳才长长叹口气止住了泪。于是，童文浩接着从皮箱里往外掏东西，“——玉茜，这些都是老舅给你的。唔，过来，老舅给你戴上。”姜玉茜笑着，把头伸过去，老舅将金项链为她戴到脖子上。她看清了，礼物真不少：收录机、计算器、折叠伞、衣服料、化妆品……应有尽有。母女望着，都不知怎么感谢才好了。当然，饱经人间世故的童芳，看着这些飞来之物，一阵激动之后，心中还是敲起了小鼓，从小离家老大回的兄弟，幼年虽是一个奶头吊大的，可几十年终归是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生活的呀！他带着礼物突然来访，是不是另有目的？自己是海关监管员哪！在班上虽经常躲着一些事走，但那毕竟是……这仅仅是童芳的瞬间闪念，骨肉之情还是占了上风。她想，他能够顺利入境，就证明一切都是正常的，自己何必疑神疑鬼呢？这要被兄弟察觉会怎么想？

姜玉茜瞧着一件又一件的礼物，惊喜得眼睛睁得老大，每一件都觉得新鲜、美观，特别是那把小巧的折叠伞，经常见大街上有人打着，可百货商店却从来没有出售过。她抓在手

里，爱抚地摆弄着，不知碰了哪个“机关”，砰地一声打开了，吓得她哎哟一叫，接着又格儿格儿笑起来，惹得妈妈和老舅都非常开心。晚饭后，他们围坐在一块儿，姜玉茜缠着老舅讲香港和美国的见闻，童芳也用眼神支持着女儿的要求。童文浩笑麻滋儿的，很有分寸地介绍了一些国外生活习惯，忽然话题一转问道：“大姐，我刚进门的时候，见你们娘俩的眼睛都红红的，象是在掉泪，遇上什么着窄为难的事啦？讲一讲，我能不能分担点忧愁？大姐，说说吧。”

霎时，童芳的面色阴沉下来，玉茜姑娘的头也垂了下去。精明的童文浩，没再往下追问，只把同情的神情挂到脸上，一时间室内没有了声息。童芳沉思一会，觉得瞒不住了，就把女儿没考上大学的事，一五一十地讲了个底儿透。最后，她说：“唉，有啥法子，谁叫她生不逢时呢。”

这时，姜玉茜插言道：“妈，你别说了，干啥还不都一样——反正我想开了，干好理货也得有学问。”

童芳瞪了女儿一眼，显然是嫌她讲了没出息的话。

童文浩点燃一支香烟，深深吸了一口，又慢慢吐出雾气，似乎在深思细想着什么。稍顷，他扬起头，真诚地说：

“大姐，玉茜求学的事儿，交给我来想办法吧——权当我补偿这些年的……”他收住口又低下头去，其诚挚的态度真叫人感动。母女交换着眼色，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。童芳想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一个久居海外的买卖人，会有什么妙计可施呢？

这当儿，童文浩象故意卖关子似的，一下又把话题拉到他这些年的生涯上去，说他为生计跑了多少国家，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，最后总算在香港有了个立锥之地，等等，等等。

姜玉茜不明白，老舅没把她求学的事讲清，咋又扯到大洋对岸去了呢？怪了，哼。这之后，童文浩才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我那大孩子广陆，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，玉茜到那里先补习功课，然后再进大学……”

这突如其来的喜讯，绝处逢生的转机，使姜玉茜兴奋得简直要跳起来。到美国自费留学，这是她梦中都不敢想的呀！可是很快就要变为现实了，怎么能不打心眼往外乐呢。

温柔的海浪，唱着欢乐的歌；翱翔的海鸟，翻飞着寻觅小鱼小虾；外轮响着长长的汽笛，犁开清澈的海水驶进港池。玉茜望着这一切，想到自己不久就要离开这儿了，胸中油然升腾起一股眷恋的情丝。掏心讲，她在码头工作两年多，连这里的海涛声都听着顺耳。她负责记录的出口和进口的货物，排起长队能够绕地球一周了——出口的煤炭、水泥、玻璃、板栗、核桃、对虾……进口的小麦、化肥、食糖、木材、棉花、纸浆……都曾经过她的手作过记录。最初她觉得这项工作既单调又乏味，后来竟感到一天不作这种记录心里就无着无落。尽管她向别人讲并不喜欢这个工作，可要是真的忽然不叫她干了，她肯定得痛心地哭一鼻子。就是在她当清洁工扫码头的日子里，她也总是把犄角旮旯都打扫得清清爽爽、利利索索。啊，货轮、机械、叉车、缆桩……她都是非常喜欢的，一下子忽然不见了将会怎么样呢？当然了，她也十分羡慕那些来现场指挥操作的调度长和机械师，他们大都是大学毕业生啊！

姜玉茜思索着，洗了脚穿上半高跟鞋，攀上高坡迈过铁轨就要到货区码头了。她一看表，不觉一怔，今个竟早来三十六分钟，这八成是心里高兴的缘故吧？她停住脚步，打消

马上攀高坡的念头，在一块巨大的礁石上坐下来。现在是落潮，海水已远离了礁石，留下的五颜六色的贝壳煞是好看；她猫腰捡起一个塔型海螺，脖子上挂着的金项链跑出衬衣，耷拉下来了。这勾起她的思考：老舅真够大方的，一见面就给了她这么贵重的东西——不知是真金的还是黄铜的？不管是什么的吧，情意总归是极其深厚的。她长这么大，这是第一次见老舅的面儿。过去妈妈根本没向她提起；只在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才见了老舅寄来的照片，妈妈仍嘱咐她不要向外人讲。如今，仪表堂堂的老舅就住在家里，似乎使她和妈妈产生一种光彩与满足的情感。老舅热心地要送她去美国留学，更使她十二分地感动：一旦自己到国外，得给人家增添多少麻烦哪！自然了，自己要谨慎又谨慎、节俭又节俭，一分钱掰开花……

海浪翻着洁白的花朵，溅起的水滴在阳光下变成彩虹，给人一种置身在圣洁的银色世界的感觉。姜玉茜仰起脸儿，瞅见了高坡上的巨大石碑，一个月前团员过组织生活的时候，才比较详细地知道那儿埋葬着二十一位革命烈士，都是为解放这个港口要塞牺牲的。当时她落了泪。石碑，二十一个战士的英灵，将世代代守卫着祖国的港湾。自打那之后，她每当从这儿经过，心中便涌起一层热浪，继而想到他们是不是留下了后人？如今都在干什么？也有想通过亲友关系自费出国留学的吗？……

不知为什么，倏然之间，一种自愧的心潮，冲上姑娘的心头，全身都发起热来。她垂下脑袋，慌乱地把项链摘了下去，塞进手提包内，匆匆跑上码头。恰好这时，柯二沛发现了姜玉茜，笑嘻嘻地三步并作两步迎上来，说：“玉茜，我正四下儿里

找你……”

姜玉茜收住脚步儿。

柯二沛的穿戴，用流行的话讲，是“业余华侨”或“从香港郊区来的”，某一个方面可以跟姜玉茜划等号。只不过着眼点不同，一个爱美，一个好洋。柯二沛满头长发，严严地掩住了耳朵，因为他的脸蛋白净端正，远远看去很象个短发姑娘。他的性子比较绵柔，跟谁都是嘻嘻哈哈，打架斗殴的事从不参与，只爱在“洋气”上下功夫。这时姜玉茜望着柯二沛，脸上板得没有任何表情。

“嘻嘻嘻，”柯二沛先咧嘴儿乐了，说：“你是上天了还是下海了？叫我好一通找哇！——嘻，送给你一件好东西。”他说着，从提兜里抽出一把洋伞，又道：“给，名副其实的香港货！嘿嘿嘿。”他把洋伞举到姜玉茜面前。

姜玉茜笑了，顺手将自己的洋伞抽出来，在柯二沛眼前晃了晃，道：“谢谢，我已经有啦。”说完抬脚就要走。

柯二沛抢前一步，拦住姜玉茜问道：“喂，玉茜，你那是哪来的？嘻嘻，我这可是香港轮船上的朋友亲手送的，没有一星一点掺假的地地道道的真玩艺儿！”

姜玉茜听完，突然瞪着那双杏核眼，非常不满地说：“怎么，你又接受了外轮的礼物？”

柯二沛满不在乎：“嘻，这算得了啥，香港也是中国的地盘嘛。礼尚往来，人之常情，何必那么叫真儿？嘻嘻，瞧这，也是正南八北的港货！”象变戏法似的，一个高级的气体打火机托在掌心了。

“啊，你……”姜玉茜气急地瞪了柯二沛一眼，抬脚向货垛走去。

按码头工人守则，在外轮上工作的任何人，都不许收受哪怕是价值几分钱的礼物。因为这是有伤国格和人格的大节。不知出于哪一种情感，姜玉茜对柯二沛的行为既气愤又担心，所以象自己受了莫大耻辱似的跑了。但是，她从身后的脚步声里，听出柯二沛又追了上来，并且传来大嗓门的喊声：“喂，你那把‘洋货’是咋来的？大概也是外商馈赠的吧？哈哈！”

姜玉茜心一颤，提兜啪达落在地下。

三

海面上，滚动着的排排白浪，呼啸着向海岸奔涌。柯二沛的一句话，搅动了姜玉茜的心，使她自上班以来第一次迟到五分钟。她提兜里的折叠伞，虽然不是外商馈赠的，却又一次引起姑娘的思考：过去根本没有任何来往的老舅，冷古丁送来收录机等那么多贵重东西，是看在亲戚份上，还是有别的意图？另外，送她出国自费留学，这笔可观的钱财从哪儿来呢？家里一千多元的积蓄肯定不够哇！嗯，这些细枝末节儿，还得向妈妈认真地讲一讲。

大浪撞击着码头，脚下沉箱打着哆嗦。巴基斯坦的棉花船徐徐进入泊位，最先映入姜玉茜眼帘的是桅杆上的五星红旗，迎着强劲的海风猎猎飘扬，振奋着中国码头工人的精神。姜玉茜上工两年多，每当见到这个场面，心里总是热乎乎的，深感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。这时，舷梯落下来，外轮海员结伴上岸，在梯口规规矩矩出示证件，接受边